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
第四十三回 授女將威扶懼內 結狐妖義說朋情

世間家道欲興隆，切莫夫妻兩不容。 果是妻賢夫禍少，須知內妒外遭窮。
長城哭倒稱姜女，貴主辭開義宋弘。
自古幾聞梁孟德，聲名天地永長同。

卻說女將與山門神將拿住反目邪魔，叫手下用索子捆了。女將罵道：「你這孽障過惡多端，為甚的使作男子漢無情無義，不念妻室是人倫所重，父母求媒妁，擇門當戶對，行財下禮，何等心腸，巴不得姻緣湊合，成就了秦晉婚媾，與你生下一男半女，後代榮昌！你卻昏迷了他心志，使作的那男子失了夫綱。便有一等妒惡不賢的婦女，也不想丈夫是一身之主，三從四德罔聞，願為有家不念，或是心意不遂，或是穿戴不齊，或是家道貧乏，種種說不盡的不賢。還有不念丈夫無後，不容娶妾，絕了他的香煙。最可恨此一等！都是你使作出來，使她失了婦道。如今既已捆住，宜重罰。」反目邪魔聽了，搗蒜似磕頭哀求，只叫：「不是我一人，卻是他夫妻兩個你使性子，我變嘴臉，再遇著那平日惱婦女的唆使丈夫，平日惱丈夫的讒謗婦女，使他兩個不和。我魔不過就中攬撥攬撥。」女將聽了，叫手下重加刑拷，那邪魔冤苦喊叫異常。卻遇著寺中輕塵師徒到施主家去做善事，起得早了，在山門下歇息。猛然，輕塵一夢非夢，不但目見其形，且耳聽其實，上前來看，只見索子捆著一個邪魔在地，雲端裡一位女將顯神。這邪魔見山門外來了一個和尚，便吆喝求救，說道：「老師父望你慈悲，開個方便，救苦救難。」輕塵乃問來歷，邪魔備訴苦惱。輕塵道：「你這事情與我僧家毫無干礙，管不得你。」邪魔道：「你僧家攝孤放食，怎麼說一切有情無主都沾法會？」只這一句便動了輕塵善念。況他道場施攝專門，乃向女將求個方便。女將道：「方便雖聽僧家，只是這孽障作如何方便？」輕塵和尚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我施攝法會，雖能普及有情，卻不能度脫得這一種大惡。吾寺靜室中有東度聖僧居內，待我天曉求他個方便罷。」輕塵說了，女將隨把邪魔發付與山門神將。她化一道金光去了。後有誇孟光之賢，因何授她女將之職，只因世有悍婦惡過羅刹，故授她個武勇專制一方欺降男子之婦，因成五言四句說道：

最惡是妻悍，而為男子降。
因授孟女將，威扶懼內郎。

卻說輕塵和尚到人家做法事，一心只疑山門外反目邪魔這一宗異事，回到寺中，仍到靜室，只見祖師徒閒坐講論最上一乘道法，因說普度群生功果。忽然輕塵進得室來，把夜間山門外反目邪魔事情說出，便問道：「此等世事，亦於度化有情否？」祖師微笑不答。輕塵再三求度，祖師乃說一句「此魔所關最大」，便看著總持道：「度此魔當借於汝。」輕塵便向尼師合掌說道：「師兄，此事須求道力。」總持道：「此事無難度化，只是老師先到金百輛家，看他夫婦何如。或是和好如初，便綱常已正；或是仍復相爭，這斷根因自有方便。」輕塵聽了這話，隨訪到百輛家來問鄰詢裡。人人都說他夫妻和好如初，便到寺回覆尼師。又問道：「祖師一句說所關最大。請乞師兄教明。」尼師道：「此事易曉，吾師開度甚明。蓋為夫婦乃人道至大，上繼宗祖，下傳子孫。不但關血脈之流演，實係家道之污隆。若是兩相愛敬如賓，夫不縱欲傷元，婦不妒淫損德，自然冥送個麒麟之子，五男二女，七子團圓，復蘭並馨，家門昌盛。若是兩不相和，冤家債主這情節，不是你我出家人說得，所以老祖說所關最大。」輕塵聽了，合掌贊歎，復向尼師問道：「師兄，反目根因我備知也。只是山門神將尚收管著反目邪魔，既不容他人污佛地，又不放他敗壞人倫，願求方便法門，度他遠離塵世。」尼師道：「此事何難！我小僧曾入靜功，遍遊地府，目見不忠不孝之臣子，不愛不敬之夫妻，個個有應墮之獄，當受之罪。師兄既精攝孤，當借人家道場法會，關召這反目邪魔，備審他歷來幾家反目，卻是為甚不和。我這裡也備開應墮的罪獄，叫他永遠不入反目之門，莫使作人世夫妻不明這一種報應。」輕塵聽了，便求總持開出地獄罪名。總持道：「地獄在心，何勞紙筆？我說與師兄諦聽。」乃說道：

夫不愛妻墮地獄，當審何因行此毒。
或嫌貌陋婦家貧，或娶寵妾將妻辱。
或貪嫖賭拒妻言，或肆驕奢費產屋。
奸盜邪淫總是非，致與妻兒成反目。
此等地獄有酆都，罪下油鍋灸皮骨。
若是妻妾不循良，欺妯辱娼罵小叔。
偷饞抹嘴敗家常，鄰里街坊多不睦。
致使丈夫生厭嫌，因成仇隙犯七出。
此等地獄有刀山，罪入火坑燒肌肉。

當下尼師一一說出，輕塵宗宗記了，二師卻又附耳與輕塵說一句話。輕塵到道場等法事完畢，攝孤施食時，把尼師這些說的地獄罪案開讀了一遍，又炷香關召反目邪魔。只見山門神將押著邪魔，於燈燭光搖之下，隱隱見邪魔畏避，飛空而去，臨去說道：「師父，你也說兩句度脫的話兒，只說些地獄罪孽。」輕塵乃把總持附耳的一言說道：「世間有夫婦，如天道有陰陽。陰陽和，兩澤降；夫婦和，家道成。」只說了這一句，那邪魔方才滅跡。輕塵齋事圓滿，回寺備細把這事與尼師說了。只見老祖向輕塵說道：「我等只為演化本國，因願東度，久留寺中。雖然行所住處，隨緣而安，但非本願。」乃叫徒弟收拾，辭別方丈寺眾，拜謝聖像，出山門大路，往東海前行。時值初秋，地方雖異，風景不殊。但見：

梧桐飄一葉，時序已初秋。
殘暑收微雨，流螢繞遠洲。
寒蟬鳴樹底，野鷺宿沙頭。
老僧隨節令，日與道優游。

話表離了萬聖禪林數十里，卻有個遠村，地名新沙，邊鄰東海。這村人煙輻輳，有座海潮庵，安宿往來僧眾。只因客僧中有一等不為生死出家，卻為衣食落髮。梆子不知怎敲，經文哪知半句，披著一件緇衣，只會一聲佛號。這一日化齋不得，倦餓在庵，歎氣生惱。卻有兩個知道些戒行的和尚，見他這嗟嗟歎歎，乃說道：「這和尚化齋不得，入了貪嗔癡孽。」這客僧氣哼哼道：「甚麼貪嗔癡孽！化齋不出，腹饑難熬。你們吃得飽飽的，還得了人家贈齋錢鈔，卻來說現成話。」只因這客僧不知戒行，動了這種無名火性，遂惹出一宗煩惱。卻說陶情在山門前怕女將威武，一陣風走了。狐妖見他走，隨後趕來，卻好趕上陶情，被狐妖一把揪住，說道：「你這妖魔，如何脫空而走？早早受降，待我老狐索子捆了去見女將。」陶情笑道：「你這忘情的妖狐，想我老陶幫你誘出反目邪魔，與你獻功。我若是該捆的，那女將也不饒我走了。你得了功，反來趕我，還要繩索來捆。」狐妖聽了笑道：「你原來是幫功人役，你叫做甚名何姓？卻是哪項來歷？」陶情道：「若要問我名姓、來歷，我說你聽：

祖上傳流是外苗，只因情性甚雄豪。
有田收得多升斗，採藥鍋中水火熬。
熬成春夏秋冬釀，世上交歡要我曹。
只因不中高僧意，靈通關上把身逃。
四海九州都走遍，多情偏遇沒情交。

相逢不飲空回去，枉費心機四處跑。
相交幾個兄和弟，勝似親生共一胞。
一心只為僧懷念，四下謀為要陰撓。
昨朝誤聽名兒點，助你降魔一盞醪。
你今問我名和姓，一字名情本姓陶。

狐妖雖然一時幫助女將捉拿邪魔，卻是畏那金睛白額，不得不行出個正氣。他聽見陶情這一篇話說，便動了他原來的妖心。乃問道：「陶情哥，你為何要阻演化的僧人？相交幾個甚弟兄？」陶情道：「只為當初受了僧家三言兩語之氣，他又禁絕，不與我們交好，故此知他演化東度，往往又說長道短，把我們弟兄生疏了，東一個，西一個。如今說不得將錯就錯，因機生機，與他做一場。」狐妖道：「陶情哥，你們錯了念頭了。我聞聖僧高道，第一等見性明心，第二等慈悲方便，第三等堅持戒行。僧家既持守戒行，不與你有情，卻也是他本等，你如何反生機變，鼓惑人心，越犯了他演化的真念？逢一個當方便他，便發一個慈悲。是你以度脫的事阻他，反是以方便的事叫他行也。」陶情道：「依老狐，作何主意？」狐妖道：「我一人不得兩人智，你這幾個弟兄如今在何處？必須得他們來計較計較。」陶情道：「我們弟兄一個叫做王陽，聞他在前村，依附著一個好遊蕩的敗家子；一個叫做艾多，他依附著一個齷齪奸鄙夫；一個叫做分心魔，他依附著一個好勇鬥狠兒郎。當初靈通關上，我們都有個別號，只因各自生心，怕輪轉這劫，都改了名姓。前相聚在萬聖寺山門，指望與那僧人們講個道理。一次把門神將不容，這次又不容，如今尋他們也沒用。」狐妖聽了道：「你們要阻演化的和尚，卻也合了我老狐心意。我老狐昨日助女將降魔，也只因畏虎。今日老陶既幫助了我降魔之功，我難道不助你阻僧之力？如今我與你同心合義，便拜個管鮑之交，陳雷之契。」陶情大喜。

當下二妖正結拜個朋友，只聽前村海潮庵中木魚兒聲響，有和尚在裡唸經。那狐妖側耳順風一聽，只聽得梆子亂敲，經文亂念。他便向陶情說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這庵中多是演化的和尚，他都是禪和子，連毛僧也不會應教，胡亂敲梆化緣。我與陶情哥去探個光景，若是可以與他講個道理，倒也免得彼此生嫌。」陶情依言，乃與狐妖搖身一變，卻變了兩個士人，一個青年不上二十多歲，一個老者六十餘春。他兩個搖搖擺擺，直入庵來。卻只見幾個和尚在這庵前幾間空屋裡，坐著的、站著的、臥著的、盤膝打坐的，也有笑和尚，笑的是有齋吃，有褊錢；也有愁和尚，愁的是沒飯吃，沒緣化；也有帶笑不笑，帶愁不愁的。帶笑不笑，是見了性，尚未盡明瞭心；帶愁不愁，是化飯不著便餓了，這不有身何害！狐妖變的是個青年士人，只得伶伶俐俐上前說話。他不向那笑和尚開口，專向那愁容苦臉的問道：「師父莫非是東行演化的麼？」那愁和尚沒心沒緒，見二士又不似個打齋佈施的，便隨口答應道：「東行東行，演化演化。」狐妖又問：「在萬聖寺中，聞知度脫了向家父子、鬱氏兒男，是列位師父麼？」愁和尚隨口應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狐妖乃問道：「聞知師父們七情已斷，六欲已除。如今卻愁眉不展，面帶憂容，有何未斷未除？」愁和尚只是隨口答應。狐妖乃向陶情說道：「人言高僧不言東度，果然不虛。只他這一任外來轉變，只以無心答應，便果是高僧。」陶情道：「真假難測，如今裝樣的不少。已觀其貌，當試其心。內外若一，便是真實。」狐妖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乃向眾和尚說道：「小子二人住居不遠，卻是父子相交，忘年為友。只因今歲多收了幾斛麥，想起人生在世，滿目皆是空花，惟有善事，乃為實地。善事不越廣種福田，我想種福田，只有齋僧佈施，是一宗實事。今特到庵要齋些僧眾。」那一眾客僧聽了，笑的也不笑，愁的也不愁，一齊問道：「二位施主原來是要齋僧佈施的，卻也是作福無量，享福無窮。且請方才說父子之交，忘年為友，小僧們只道二位長幼不等，乃今說是交情朋友，怎麼叫做父子之交、忘年為友？」狐妖道：「這位朋友曾與我先人為友，故叫做父子之交。我今年方二旬，他已六十餘春，兩相契合不疑，所以叫做忘年為友。」那笑和尚笑著又問道：「我僧家卻也有個道友，不知二友之外可有甚好友？」狐妖道：「多著哩！」卻是何友，下回自曉。